

知味

摸爬叉

◆ 王学艺

说起摸爬叉,非泛中原文化圈的人多数会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

农历六七月份的中原大地,天气如火如荼开启着蒸煮模式。生活在乡下的孩子多有这样的经历,傍晚夜幕初垂,村头街尾房前屋后的树干周围,一束束光柱晃来闪去。孩子们三三两两左手一只手电筒,右手一个小铁桶,眼神紧追灯光,一棵树挨一棵树上下左右慢瞧细瞅。

大人们撸地上的饭碗早已风干,黑灯瞎火巷前舍后大话江东,孩子们则屋东房西顺树干跳浅沟不亦乐乎,他们费尽心机寻找着一种被称为爬叉的东西。

这就是现代版的摸爬叉。上古时期没有手电筒,捉这东西只能黑灯瞎火手顺树干细瞅慢摸,摸到即逮住。这玩意儿爬树干绕枝杈,过去摸到它相较如今可谓有些难度,故摸爬叉的称谓祖辈流传了。爬叉即蝉幼蛹,据说不同区域叫法不尽相同,有地方叫知了猴,知了鬼,借留鬼儿,还有叫烧钱子龟,各不相同。其实它学名谓金蝉。这小家伙手指关节般大小,肤色深黄,圆肚下两排多足,且以膀大腰圆为美,标准身材胖嘟嘟肉乎乎。头顶两个凸出俩黑硬壳黑芝麻似小眼,左看右看都瞧不透里面是否有眼珠转动,疑惑它却能看清方向道路。

爬叉只在夏日天擦黑从地下豆大般土窟窿拱出,它初来世间哪儿也不去,径直朝着离自己最近的树运动,爬至树干趁夜幕遮盖,后半夜悄然褪去衣衫,黎明前浑身旧貌换新颜,脱胎换骨完成蝉的蜕变。清早未经阳光洗礼的蝉浑身清新淡黄,柔软得若刚出生的婴儿,丝般羽翼还未来得及完全舒展,嫩嫩的样子让人不敢高声语,唯恐吓着它,成语“金蝉脱壳”即此期间景象。

爬叉蜕变蝉后树干上留下亮的空皮,白天专门有人拿长棍子捣下来,一个夏天能积攒一堆。何时小孩子肚子不舒服,伸手拿几个出来“呼啦啦”揉碎,烙饼和面时把碎末撒进面团揉匀,鏊子上烙成薄饼后再靠火边烘干,这样烤出的饼俗称焦馍,大如小锅盖,一掰“咔嚓”开。人口酥脆耐嚼,满嘴齿生津。据传爬叉皮可入药,有调理消化之功效,因单独食用没什么味道,如此药食同疗才保持原有功效。

手快的人星夜八九点会收获大半桶爬叉,它们在水里密密麻麻你挤我扛漂浮一层。水是防止爬叉顺桶壁爬出采取的手段。想象着明早鏊子上一片“滋滋啦”酥脆焦黄,满院子香味扑鼻的诱惑,暑气渐消的夏夜心里雨提多舒畅。

更有甚者,大孩子摸爬叉到半夜,树身低处的爬叉少了,他们会聚集一起生蒜点上。合伙用几只手电往一棵树上照如白昼,随后伸腿蹬脚用力踹蹿树干,光亮和震荡让枝杈上的蝉在夜幕瞬间迷失意识,身不由己顺着灯光“唧唧唧”叫着纷纷栽落地下。

还有遇雨后傍晚,雨水漫退后的地面,爬叉藏匿的小洞眼就显现出来,孩子们拿铲子下挖,挥手几下,爬叉就在湿漉漉的土壤里被翻个底朝天。

次日早上,把爬叉从小水桶捞出淘洗干净,撒拌油盐摊上烧热的鏊子,稍稍爬叉就开始飘香了,户外玩正正的孩子闻到就会被香气拽着往家跑。

摸爬叉,童年挥之不去的印记。

朝花夕拾

远去的扳罾

◆ 殷雪林

墙上不光是挂着几件农具,往往也会有几种捕鱼工具。这些捕鱼工具里最让我熟悉的渔叉、渔罩、渔笊,还有各种网类,如撒网、扒网、拉网、粘网、棚网等,有一种很普通却历史非常悠久的网具,它就是扳罾。

扳罾也叫扳罾,这是一个出自遥远而古老的名字,据说在两三千年的古代先民就已经使用这种渔具捕鱼了,流传至今名字依然,样式基本没变。扳罾的做法并不复杂,竹园里砍两根手指粗和一根桦木杈粗的三根竹竿,削去枝叶,截断杆梢,细的两根分别在油灯下塑成圆弧形,逢十字交叉绑定,作为支架,然后在四只脚扎上一大块方形渔网,粗的一根长竹竿固定在支架中间,作为架杆,杆头再系上一条结实的绳子,就算大功告成。

那个时候,舅舅二十来岁,正是青春好年华,他不光各种庄稼活驾轻就熟,捉鱼也是一把好手,家里捉鱼的工具应有尽有,就像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。我最喜欢看他撒网捕鱼,用撒网捉鱼是最难的捕鱼方式之一,一张软绵绵的撒网抓在手里,不用说

鱼了,能把它撒开,没有本事,那是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!可撒网到了舅舅手里,马上变得轻巧自如,撒时姿势还矫健优美,像是在表演一段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舞蹈一样。

扳罾捕鱼,最好是夏季,夏天雨水丰富,等到雨下得大河发水小河满,稻田开始不断往外漫水,汇入田沟的水流哗哗唱着歌儿把塘堰塞得满满的,就轮到扳罾大显身手了。因为鱼儿有逐活水的习性,新鲜的水流注入这些水中,鱼儿欢蹦乱跳就会争先恐后往活处游来。此时水中又变得浑浊不清,鱼儿视力受限,扳罾就可大大发挥它的作用。雨中农闲,农人不会错过这捉鱼大好时机的,很多人开始在家忙着收拾扳罾,因为平时不用就会拆卸收藏起来,用时再扎起,拾掇好了,扛起扳罾就迫不及待地向喧哗的小河和塘堰跑去。

那时候,我最爱背着渔篓跟在舅舅屁股后帮他打下手。舅舅的扳罾做得比别人的都要宽大,网底铺开,差不多有一间土屋的大半面墙大。舅舅一到水边,瞅一眼就知

道往哪下网容易捕到鱼。起网时也很有讲究,先慢慢拉,让网中鱼儿感觉不到危险,以免受惊吓跳逃窜。等到渔网一露头,快速抬高水面,这时再机灵的鱼儿陷在网中,也只有干蹦跶的份了。跟舅舅一起捕鱼次数多了,我也熟悉了舅舅用扳罾捕鱼的一些经验:必须避开水草交织的水域,下网时最好在河中的回水弯、塘中的新水来处和水流流动处或湖里树荫下,这些都是鱼儿高兴去的地方。所以不管湍急浑黄的小河还是水波淅淅的塘堰中,舅舅每每都大有所获。

看久了,我对捉鱼心里直痒痒,舅舅就给我做了几只袖珍版的扳罾,网底有小桌面大,只能和小伙伴们在浅水边捉些小鱼小虾。时间长了,当小鱼小虾也变得狡猾难以捉到时,舅舅支招来了,滩里摸几只河蚌,敲开蚌壳,将蚌肉拴在网底,出人意料,再捉时效果出奇地好。

如今,城外河边难得一见扳罾捕鱼,稀罕的同时,恍惚时光倒流,那一起一落间,流逝的是时光,也勾起了我无尽的乡愁。

新书架

《基本演绎法》:帮人们建立正确的逻辑思维

◆ 壹恣

以前人们总说,理是越辩越明的。大学时代的辩论会的备选题目上,也曾经出现过。然而随着网络世界的发达,人们的表达欲空前高涨,这个话题仿佛正在焕发新的力量。我看到,在网络这个小社会中,争吵随处可见,批判随处可见,闹剧也随处可见。人们在空前一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,却从未停下来思考、接受、容纳他人。大众心理和社会氛围的变化似乎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,但除此之外,还有什么呢?

《基本演绎法》或许能够给这个问题带来一点启发。这是一本基于

中国人思维现状而创作的逻辑科普书,通过对演绎法的详细讲解,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逻辑思维。正如南开大学逻辑学教授张晓芒在序言中所说:“作为工具性学科的逻辑学,它本身并不能直接给人们提供各种具体的科学知识。但它在人们现实的认识、反映、论证等思维过程中,为人们进行正确的思维、表达和论证,探索新的知识,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和方法。”这本书的最终目的,按照作者的话说,不过是让我们可以既“懂道理”也“讲道理”。知其然,亦知其所以然,还能说清楚其“所以然”。

六枚奖章。虽历经近70个春秋,在阳光的照耀下,那一枚枚军功章仍熠熠生辉。

老伯,还能唱两句“志愿军战歌”吗?“会!会!”老伯坚定地回答。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。保和平,卫祖国,就是保家乡……

老伯的声音低沉而富有节奏,唱的歌词准确无误。也许,穿过岁月春与秋,鸭绿江水永不息息地在他的心中静静流淌,嘹亮的军歌始终在他的耳畔激越回荡,保家卫国的炮火永远在他的心头激情燃烧。

当年做侦察兵时,除了到敌方阵地侦察外,还要抓获美军的通讯员、炊事员、观察员等“舌头”,以便获取情报。每次执行任务,都冒着枪林弹雨,危险重重九死一生。1957年回乡务农,他仍然保持着一个革命战士的昂扬斗志。先后当过民兵连长、公社武装部副部长、基干营营长、村党支部书记。

离开郭老伯家后我一直在想,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,做平凡的小草,还是绚烂的花木?是平凡中凸显绚烂,抑或绚烂后归于平凡?但是无论平凡或是绚烂,都不能虚度了春秋。

军歌嘹亮

甘洒热血写春秋

◆ 冯清利

87岁的父亲不慎摔了一跤,卧病在床。我坐在李老伯床边,见他脸色灰黄,额头上的疤痕犹在。提起他18岁毅然报名参军的辉煌时,老伯的神志瞬间清醒了许多。

拐了两条街,我们又来到了郭灵召老伯家。几十年来,他家一直经营着一个小商店,还有几台磨面机,生活富裕。老伯正坐在家门口,享受着晚年幸福时光。

我上前蹲下身子,紧握住老伯的手,问道:“还认识我不?”见老伯没反应,我又提起了我70多岁老父亲的名字,老伯盯着我的脸,疑惑道:“什么?”看来,老伯可能年事已高,真的记不得从前了。

岁月啊,说你有痕,那曾经的朝朝暮暮、花繁花谢,老伯怎么都记忆无

存?说你无痕,几十载风风雨雨,春去秋来,你却无情地留给老伯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皱纹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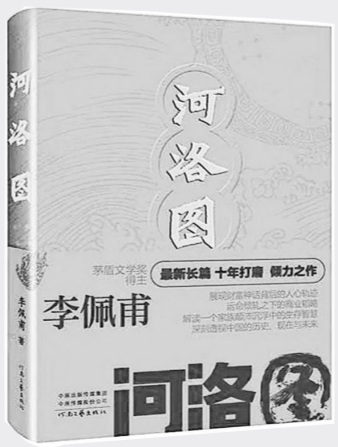
平凡岁月忘却也就忘却了。炮火纷飞的风声、生死拼搏的战场,老伯会不会也忘记了?

不再拐弯抹角,我直奔主题:“老伯参加过抗美援朝吧?”老伯这下点点头:“参加过。”

我又问:“记不记得是哪一年上的战场?”老伯清楚地回答:“1952年。”大家你看我,我你看你,老人在糊涂还是不糊涂?我说:“你当年的军功章还在吧?”

老伯精神抖擞地站起身,往内屋里走。老伴帮他取出衣服并穿上,他眼中瞬间放出了自豪的光亮。怎能不自豪?一枚,两枚……左胸前共挂着

连载



刺里乱马绞枪像是长出了无数条铁腿……渐渐地,人就看不见了,只有一团一团的黄尘在河滩里滚滚而去!

大约有一袋烟的工夫,终于有人醒过神来,喊道:别打了!别打了!再打出人命了!

这时,有河兵跑过来,嚷道:

这人并没有什么特别打眼的地方。在赤裸着上身的汉子群里,他只是中等偏上的个头,看上去黑黑的,没言语。也就三十壮岁,一条辫子盘在头上,穿一件对襟的粗布汗褂,腰里扎一根毛蓝布带子,显得肩宽腰细,周正利落。若细看了,只是眉眼紧,走路轻些,别的就没什么了。

可一上工,干起活来,差别就出来了。同样是在河堤上运送木料,丈二的圆木,二里半的路程,别的河工两人抬一根还略显吃力,中途要歇上一会儿。他却不然,头一趟他就一人扛了一根。这倒还罢了,到了换牌子登账时,听河官说扛一根两个铜子。于是到了第二趟,他左胳膊窝夹一根,右胳膊窝夹一根,竟然一人运两根。走起来,依然健步如飞。

顿时,一河的人都看傻眼了。说这人谁呀?好神力!河上人多,眼杂,嘴也多。人们打听来打听去,才知道这人姓马,叫马从龙。是前不久从外乡流落到河洛镇的。

到了第三天,人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这鸟人,怎么这样呢?

人家两人抬一根,他一人扛两根。一个人就挣了四个人的钱,河上的钱都叫他挣了。这且不说,中午吃饭,发的黑白两掺的馍,他一串叉四个,两根筷子盘在头上,那是杠子馍,他一顿吃八个!

最先看不上的是洛寺村的人。洛寺村离河洛口最近,一姓的族人多,人头旺,也就霸道。他们常年吃河饭,看这狗日的一顿饭吃八个杠子馍,钱也都让他整儿挣去了,于是一个个躁躁地,嘴里骂骂咧咧,很有些气不忿。这些人先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起哄,嚷着嚷着火上来了。河堤上人多,况都是壮汉,经不住这么起哄架秧子,不知哪个愣头青先开了口:奶奶的,走,打他个舅舅!

倏忽间,就见河滩里刮起了一股旋风,一时群情激愤,人们黑压压地涌过来了。挑头的自然还是洛寺村人,人群中狗叨毛架鹰撵兔打哄哄的,有看热闹逞小拳骂阵的,乱嚷嚷唾沫飞溅一片喊打声。

立时,就见河滩里尘土飞扬,唾沫星子四溅,荡荡黄尘里一片乱麻麻的黑脊梁,一窝蜂似地扑将上去,那胳膊犹如一片棍林,斜

那年月,每到汛期前,河洛交汇处就会聚集大批的青壮汉子,他们都是来吃河饭的。河口的旗杆上插上龙旗,吃河饭的人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。漕运是京城的命脉,加上黄河年年决口,治河投入巨大。每每汛期来临之前,圣旨一道又一道从京城发来,严防河官查看河道,有淤积处,迅速挑浚疏通,以防酿成大祸。因此一到汛期,水官们就格外地小心。

龙旗升起,吃河饭的汉子们,在河官们的带领下,分成十人小队,一队一队领牌上工。这时候,河堤上还会升起两种旗帜:一为“号旗”,相当于队伍的编号。十丈一小旗,百丈一大旗,领工的是河兵。还有一种旗是专用于施工时发号施令,这叫“标旗”。施工到了紧要关口,若急需土方则升黄旗;需用木料则升红旗;用柳条、蒲草则升蓝旗,夜间则改为三色灯笼……急迫时,锣声四起,号子如山岳,一排一排的人墙,与那滔天浊浪抗争。

那年夏天,端午过后,河洛口的大堤上,在蚂蚁一般的河工队伍里,出现了一个奇人。开初时,



放鹤云千顷 卷荷花万重(书法) 方晓春

百姓记事

伏牛山中一农妇

◆ 彭天增

今年的三伏天,我来到豫西伏牛山下的栾川县避暑,住在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石山镇杨树坪村,这里被伏牛山层层包裹着,植被茂密,非常凉爽,我住的这一户“农家乐”只见到女主人一人。

住下后经聊天得知,女主人的丈夫几年前被一辆履带式的挖掘机从身上轧过,虽大难不死却丧失劳动能力,两个孩子都在外打工。女主人叫常留女,今年60岁,她的“农家乐”有8个房间,暑假旅游旺季基本天天满员,一天会有上千元的收入,但每天20个人的吃喝拉撒,里里外外的活都得她一个人干,眼前这个看上去瘦小羸弱的农妇,该有多大的能量呢?怀着好奇心我仔细观察了一下。

先从客人来到入住开始,她立即就要撤换床单、被单、枕套、枕巾,扫地拖地、卫生间便池、清倒废纸杂物,更换洗漱用品。接着就得下菜地采摘蔬菜,赶忙回到厨房清洗刀切,如客人吃馒头她还要发面蒸馍,烧地火熬汤。每顿开饭不管几桌,都是她一人在厨房忙碌,一人端进端出,饭后仍是她一人,清理桌面地面洗刷碗筷,中午头游客都睡了,她还要打开洗衣机,将撤换下的床单被罩大洗特洗——晾晒。这些还只是针对游客的活,她家还有两亩山地种的玉米,平时还要锄草施肥,成熟后都是她一个人掰,用麻袋装上背回来,她的房后还摆放着不少朽木,上面生满了木耳,我在这里住的一段时间,她每顿饭都会采摘一些配菜。她家山里有200亩山林,她经常要上山砍柴,因为游客们喜欢地锅炖的饭。山林里还有核桃、板栗、柿子等果树,她还要去打理采收,她家门口的盘山公路旁,还有她种的几百颗山茱萸树,这是一种中药材,果实为颗粒状,秋季成熟后要一把一把捋下来,然后晒干脱壳再卖。她还喂了几十只鸡,房后就是一个山坳,她每天都要去山坳里寻觅鸡蛋,还要照顾有残疾的老伴、看护孙辈等。

这么琐碎繁重的家务,她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力气活,她真的是日无暇时、席不暇暖,一天到晚没看到她闲一会儿,但从女主人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愁容,还经常与人住的游客说笑。面对如此的生活重压,作为旁观者的我每每为她忧虑发愁,对一个已步入花甲之年的她,这算得上千斤重担了,而她却显得不急不躁、泰然处之。临离开时我提出与她合影留念,她不做思索欣然接受。

干什么?干什么?想闹事啊?!

人们像是从梦中醒来似的,全都住手了。河滩里顿时静下来了。往下呢,往下就不敢想了。那人呢,恐怕打死个球了。成肉酱了吧?

当管河工的千总带着护卫赶来时,人们才知道害怕,慢慢地往后退去,让出道来。黄尘慢慢散了,只见躺在地上的那个人,那个叫马从龙的人,已经被黄尘埋了。过了片刻,又见那土沫子慢慢往上冒,冒……人们小声说:动了!他动了!

又一会儿,渐渐,一个人头从土里冒出来了。马从龙先是慢慢坐起身子,噗噗吐了两口土沫子,继而,他爬起来了,还拍了拍身上的土。居然,他居然安然无恙?!

千总吃惊地望着他,说:喂,小子,你没事吧?

马从龙略点了点头,嘴里又徐徐吐了一口气,说:不当紧。

有河兵把他架起来,说:走两步,走两步。

千总惊呆了,说:你……你真没事?

马从龙四下看了看,突然看

见河滩里摆着一个夯土的石碾。他当着众人走过去,弯下腰,默默地吸一口气,“嗨”的一声,双手把那石碾举了起来!

一时,整个河滩静得嚇人。人们默默地望向他。就此,再也没人敢找他的麻烦了。

二

分家后,周亭兰带着儿子,悄悄地搬到镇上住了。她先是在店铺后面一孔窑洞里凑合了些日子。在这些日子里,她一直在寻访能给儿子治病的人,找过几位中医先生,也请过神婆,扎针许愿,烧香上表,都不管用。

没住多久,她就搬了。儿子看着她,那神情像是在问:刚刚住下,为什么要搬呢?

周亭兰说:儿子,我怕伤了你的耳朵。

原来,店后面的窑洞里住的大多是走水路和旱路的纤夫和脚伕。他们卖苦力挣了些钱,可他们夜夜赌博,把好不容易挣来的散碎银子又输出去。况且这些人在输了银子喝了酒之后,还会闹些事端。叫骂声、吵闹声不绝于耳,且一言不合,打得一塌糊涂。

周亭兰说搬就搬,她带着儿子搬到不远处的唐家胡同。这是个很干净的小院,隔墙院里还种有花草。然而,仅住下没有几日,她又搬了。

年幼的康海文不知道,这地方的后墙离常春院太近了。常春院白天里静静的,一到晚上,夜夜笙歌,蜂蝶蝶舞,成了一锅花粥。不时地,有老鸨高喊:客,花俩吧!

那日,周亭兰从店里回来,康海文突然说:娘,给我买只兔子吧。周亭兰一愣,说:这晚了,哪有卖兔子的?儿子说:后边院子里就有卖的。老听人喊:兔儿,兔儿的,还要大白还是小白……周亭兰一听,脸色陡然变了,厉声道:胡说!

然后,周亭兰二话不说,立刻又要张罗搬家。她说:儿子,我是怕伤了你的眼啊。

河滩上闹事那天,周亭兰刚好带着伙计往河滩上蒸馍。听河工们议论河滩的奇事,她心里寻思,这不正是她要找的什么人么。于是,她立刻托人打听了马从龙住的地方。第二天傍晚,提了二匣点心,她就到马家去了。